

KITCHEN
厨房

上海译文出版社



〔日〕吉本芭娜

キッチン

李萍译

厨房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厨房/(日)吉本芭娜娜著;李萍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 - 7 - 5327 - 6340 - 5

I. ①厨… II. ①吉… ②李… III. ①中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I313.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1366 号

KITCHEN by Banana YOSHIMOTO

Copyright © 1988 by Banana Yoshimoto

All rights reserved

Japanese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KADOKAWA GROUP PUBLISHING Co., Ltd., Japa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anana Yoshimoto through

ZIPANGO, S. L.

图字: 09 - 2003 - 353 号

厨房

[日] 吉本芭娜娜 著 李萍 译

责任编辑/姚东敏 装帧设计/合和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 插页 5 字数 64,000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 - 15,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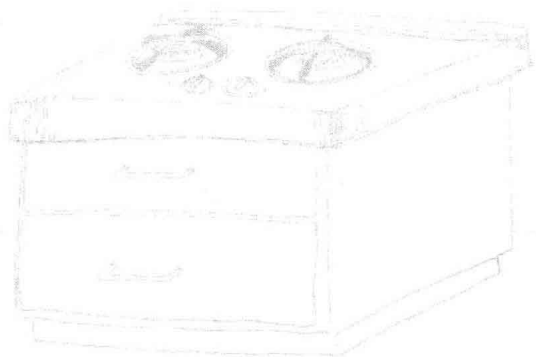
ISBN 978 - 7 - 5327 - 6340 - 5/I · 37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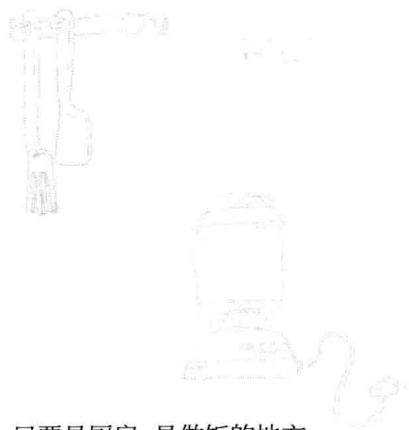
定价: 2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调换。 T: 0571 - 85155604

厨房

这个世界上，我想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厨房。





无论它在哪里，式样如何，只要是厨房、是做饭的地方，我就不会感到难过。可能的话，最好功能齐备、使用方便，备有好多块干爽整洁的抹布，还有洁白的瓷砖熠熠生辉。

即便是一间邋遢得不行的厨房，我也难抑喜爱之情。

即使地面散落着碎菜屑、邋遢到能把拖鞋底磨得黑乎乎的，只要异常宽敞就可以。里面摆放一台巨大的冰箱，塞满足够度过一个冬天的食物，我倚在银色的冰箱门边，目光越过溅满油渍的灶台、生锈的菜刀，蓦然抬头，窗外星星在寂寥地闪烁。

剩下了我和厨房。这总归略胜于认为天地间只剩下我孤单一人。

委实疲惫不堪的时候，我常常出神地想：什么时候死亡降临了，我希望是在厨房里结束呼吸。无论是孤身一人死在严寒中，还是在他人的陪伴下温暖地死去，我都想无所畏惧地直面以对。只要是在厨房里就好。

在被田边家收留之前，我每天都睡在厨房里。

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难以入眠。因此，我搬出卧室，不断在家中寻找更舒适的场所。直到一天清晨，我发现在冰箱旁睡得最安稳。

我，樱井美影，父母双双早逝，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上中学的时候，爷爷去世了，只剩下我和奶奶两个人相依为命。

几天前，奶奶竟也离我而去，这给了我一记重创。

这些曾活生生存在过的家人，一个一个消失在岁月里，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留在这世上。一想到这些，就会觉得眼前存在的一切，都是如此虚幻缥缈。这所房子，我生于此长于此，而时间这样无情地流走，如今竟只有我一人了。这念头不断折磨着我。

简直就像一部科幻小说。我进入了宇宙黑洞。

葬礼过后的三天时间，我一直处在浑浑噩噩之中。

过度悲伤使我的泪水干涸，轻柔的倦意和着悲哀，悄悄向我袭来。厨房里闪着寂静的微光。我铺好褥子，像漫画里的莱纳斯那样，紧紧裹着毛毯睡下。冰箱发出的微微声响陪伴着我，使我免受孤独煎熬。我就这样度过了静谧的长夜，清晨来临了。

我只想睡在星光下。

我想在晨光中醒来。

其余的一切，都从我身边悄然滑过，了无痕迹。

可是！我没法一直这样下去。现实是残酷的。

尽管奶奶给我留了些钱，但这所房子一个人住还是太大、太贵了。我不得不另觅住处。

无奈，我买来房屋租赁方面的报刊翻看，可是上面密密麻麻登载着的那些房子，看起来都一模一样，看得我头昏脑胀。搬家可不是省心事，需要体力啊。

而我由于精神萎靡不振，又没日没夜地睡在厨房的缘故，弄得全身关节酸痛，对任何事都是抱着一副无所谓的态度。这样的我，又如何能让大脑恢复正常运转，去看房、去搬运行李、去移电话线呢！

面对眼前罗列的这一大堆麻烦，我陷入绝望，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而正在这时，天上掉下了馅饼，奇迹悄然而至。那个午后发生的事，我仍然历历在目。

“叮咚！”门铃突然响了。

那是一个半阴的春日的午后。我冷眼看着满地的房屋广告，满心厌烦。我想反正都是要搬家的，索性着手把报刊用绳子捆扎起来。听到门铃声，我穿着睡衣似的衣服慌乱地跑过去，然后不假思索地开锁开门（幸亏不是打劫的）。站在那里的是田边雄一。

“前几天给你添麻烦了。”我说。

他比我小一岁，是个很不错的年轻人，葬礼的时候帮了我很多忙。听说跟我是同一所大学的，不过我现在已经休学了。

“不用客气，”他说，“住的地方定了吗？”

“还早着呢。”我笑笑。

“我想也是。”

“进来喝杯茶吧。”

他笑了笑说：“不了，我还有急事，只是顺便过来告诉你，我和我妈商量好了，你到我们家来住，怎么样？”

“什么？”

“不管怎么说，今晚七点先来我家一趟吧。这是地图。”

“噢。”我茫然地接过便条。

“那就说好了。我和妈妈都盼望着美影你来呢。”

他笑起来，就站在我熟悉的玄关处，笑容是那么灿烂。

而他的双眸也仿佛因此一下子变得距离我那么近，使我无法挪动视线。可能也是因为突然听到有人直呼我的名字的缘故吧。

“……那到时就打扰了。”

说严重点，可能我是着了魔吧。可是，他的态度那么“酷”，使我信了他。也如同着魔的人一样，我眼前的黑暗中出现了一条大道，一条光芒四射的确确实实的光明之路。于是，我做了这样的答复。

他说声再见，笑着离开了。



在奶奶的葬礼之前，可以说我并不认识他。直到葬礼那天，田边雄一突然出现的时候，我当真还在暗自心想，他不会是奶奶的情人吧。上香的时候，他闭着哭肿的眼睛，手发颤，而一抬头看到奶奶的遗像，泪珠就扑簌簌落下来。

他看起来是那么悲伤，都不禁使我暗自惭愧，自己对奶奶的爱是不是还不及眼前的这个人？

上完香，他用手帕捂着脸，对我说：“让我来帮帮忙吧。”

就这样，之后很多事都是他来帮我料理的。

田边、雄一。

奶奶什么时候提起过这个名字呢？我费了好大力气才回忆起来。大脑真是乱得一团糟。

他在奶奶常去的花店打工。记得奶奶常常说起花店里有那个可爱的男孩，叫田边，今天又怎么怎么了之类的话。奶奶很喜欢插花，厨房里没断过鲜花。她每周至少去两次花店。说起来，我还记得有一次他抱着一大棵盆栽，步行

跟在奶奶身后到过我家。

他四肢修长，容貌俊秀。虽然并不清楚他的底细，可印象中好像常见他热心地在花店里忙碌着。不过，即便在对她稍有些了解之后，不知为什么，他给我的“冷冷的”印象也没有改变。不管言行举止怎样温和友善，他始终给人一种遗世独立的感觉。就是说，我跟他的关系仅止于此，可以说毫无瓜葛。

晚上下起了雨。暖雨淅淅沥沥，笼罩着街市，我拿着地图，走在雨雾迷蒙的春夜里。

田边家住的大厦和我家正好隔着一个中央公园。穿过公园，夜色中绿叶绿草的气息扑面而来。被雨打湿的小路反射着彩虹般的光芒，我吧嗒吧嗒从上面走过。

说实话，我去田边家，只是因为他叫我去，其他的什么，我根本没有考虑过。

他家就在那座高楼里，是十楼。我抬头仰望，十楼那

么高，那里看到的夜景想必很美吧。

走出电梯，楼道里回荡着我的脚步声。我刚按响门铃，门一下子开了，雄一出现在门口，对我说：“请进。”

我说声打扰，走了进去。这房子真是很奇特。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巨大的沙发，摆放在与厨房相连的客厅里。它就那样摆着，背对宽敞的厨房里的食品橱，前面既没放茶几，也没铺地毯。驼色的布艺沙发套，非常气派，就像常常出现在广告里的那种，一大家人围坐在一起看电视，旁边趴着一条日本没法养的大狗。

透视得到阳台的大玻璃窗前，摆满了一盆盆一罐罐花草，简直像是热带丛林。细看看，家里到处是花，每个角落都摆放着各式各样的花瓶，里面装饰着时令鲜花。

“我妈说她一会儿就会抽空从店里回来，你先随便看看。要我做向导吗？你喜欢从哪儿做判断？”雄一一边泡着茶一边说。

“判断什么？”我在柔软舒适的沙发里坐下，问道。

“家庭、住户的喜好。不是常说看看厕所就会明白之类的吗？”他淡淡地笑着，慢条斯理地做着解释。

“厨房。”

“厨房在这里，随便看啊。”

我绕到正在冲茶的雄一身后，仔细观察起他家的厨房来。

地板上铺着的门垫质感不错，雄一脚上穿着的拖鞋质地优良。一切日常所需的最完备的厨房用品整整齐齐地排放在那里，还有和我们家里一样也是银石涂层的平底煎锅和德国产的削皮器。奶奶爱偷懒，皮剥得轻松顺畅她就很高兴。

在小荧光灯的照射下，餐具像在静待着出场，玻璃杯闪闪发光。一眼看上去杂乱无章，可细看起来却全是精品。每件都有独特的用途，有吃盖浇饭用的，有吃烤菜用的，

还有硕大的盘子、带盖的啤酒杯……感觉真好。得到雄一的允许，我打开了小冰箱，里面东西整齐有序，没有什么

是随手塞进去的。

我不住点着头，四下看着。这个厨房，我第一眼就深深地爱上了它。

回到沙发坐下，热茶已经泡好了。

一旦来到这个几乎完全陌生的家，面对之前并不熟识的人，我不觉生出无尽的天涯孤独客的感伤来。

被雨包裹的夜景慢慢渗透进黑暗里，抬起头，眼睛迎上映在大面玻璃中的自己。

我在世上已经没有亲人了，去哪里、做什么，都有了可能，这种感觉是多么痛快淋漓啊。

世界如此的广袤无涯，黑暗如此的深邃，给我带来漫无边际的幻想与孤寂。这种情感，我也是最近才刚刚伸手

触摸，睁眼细瞧。在这以前，我是闭着一只眼睛在看世界啊。

“为什么要叫我来呢？”我问他。

“我想你正在为难吧，”他眯起眼，亲切地说，“你奶奶一直很疼我，而我家，你也看到了，有这么多地方闲着，再说，你那儿也得搬出去吧。”

“嗯，房东好心，让我可以拖些日子。”

“所以，就搬过来嘛。”他一副理所当然的神情。

他的这种既不过分热情、也不过分冷淡的态度，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异常地温暖。我有种莫名的感动，忍不住想哭。就在这时，门“喀啦啦”地开了，一个美极的妇人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

我吃了一惊，不禁睁大了眼睛。她虽说有些年纪了，可的确非常美丽。看她的穿着，并不是生活中常见的服饰，又画着浓妆，我立刻明白了，她肯定是做夜晚生意的。

“这就是樱井美影。”雄一介绍说。

她呼呼喘着气，笑着说：“初次见面。我是雄一的母亲，叫惠理子。”声音略带沙哑。

这就是他的母亲？我惊讶至极，盯住她看。她有着一头柔顺的披肩长发，细长的双眸深邃且神采动人，嘴唇形状优美，鼻梁高挺——全身上下洋溢着摄人心魄的生命力的光辉——简直不像真人。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人。

我就这样一直冒冒失失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了半晌，才终于回过神，向她一笑，说：“请多关照。”

“以后请多关照。”她柔声对我说，接着又转向雄一，对他说，“不好意思，雄一，一点儿抽不出空来。我这是借口说上厕所才冲回来的。到早晨才能有空，你让美影小姐今晚住下吧。”她急急忙忙说完，红裙飞扬着朝门口跑去。

“我开车送你。”雄一说。

“对不起，为了我……”我说。

“哪里。没想到店里会这么忙。我才不好意思呢。那